

一磅的可可粉和六盎司的糖，一舉沖進壺中，棕褐色的液體飄散甜氣，蒸氣冉冉上升，迪奧討厭甜味的嗅覺縈繞可可豆的香醇，砂糖成分令他未舒展的眉頭又再緊了緊。

鍍上金邊的瓷器，過於繁複的花紋貼在香料罐上，取出適當的香料和香精後也沒有了它們持續裝飾的份了。另一位作為主角的波特酒被迪奧擺在一旁，是屬甜味型的紅葡萄酒，完全是依喬納森口味選擇的。

甘甜氣的巧克力酒，雖然晚上喝具提神效用的飲品不是多麼適宜，但喬納森絕對喜歡。重新來過的世界迪奧依然在重新做著相同的事，重新為了得到喬納森的信任而佯裝善意。

迪奧行走的時候慣性不會發出腳步聲，就連與地毯摩擦聲也都在避免，接著迪奧在喬納森前面的圓桌被端上兩個飲酒杯。

前幾日他們才在這桌上下西洋棋，勝負的比率是三比二，喬納森是後者。

迪奧從壺中往杯裡注入酒液，膩人的甜香跟著溫熱被擴散，喬納森的表情產生了興趣。好好聞的味道！難道是巧克力酒嗎？最近確實很想體驗一下它的味道……謝謝迪奧，居然知道我最近在想什麼呢，真厲害……喬納森說，來自紳士真心的謝意。

「沒什麼，只是想說你大概會喜歡，畢竟是為了慶祝你發表了那麼出色的論文，JOJO喜歡就好了。」

揚起的笑容露出虎牙，專精模仿會成為真實，所有人都被矇騙在虛假的瓶中信，被暴雨捲進馬里亞納的深度。

他們永遠都是對著桌坐，這些互動像填補迪奧已經模糊的過去，或許他也樂在其中。

兩人像真正關係好的兄弟那樣邊談話邊品酒，在喬納森的杯子空出一段時間迪奧會主動的幫他重新注滿杯子，現在降不下的絡繹氣氛是他們暢談的歡快熱度。迪奧很難得的也在控制入口的酒量，而不是有意圖的灌醉餵酒。

話題被帶到迪奧身上，喬納森說起學業的事，焦點落在全校首榜也不是多麼意外。

「迪奧又得到全年第一了吧？也得和你說聲恭喜呢，真好……迪奧總是這麼聰明，法律系的東西應該不容易吧？」

複雜的條文和繁瑣的立法，應該比考古系要用上更多腦袋，喬納森想。

「多花點心思就行了，我也只是比其他人用更多時間而已，……如果JOJO在通用科目上有什麼問題，不嫌棄的話其實可以來跟我討論。」

其實能夠學業指導的時間也不多了，喬納森回覆著。

他們從課業聊到班級，聊到其他大小事，父親的病情、將至的橄欖球賽……話題繞著迪奧不感興趣的事物上，但他的心境從抽離的無趣談到融入其中。

喬納森的未察覺是必然，迪奧的未察覺是偶然。

或許世紀前的他們，也曾經有過這樣子的事，只是全被迪奧沉澱消逝。

喬納森是愚蠢的暖陽，但迪奧封閉的房間被日光照進來。多麼厭惡的存在，又在泥巴地埋下多麼深的種子。